

# 新思潮

## 第十五期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五日

RIVE GAUCH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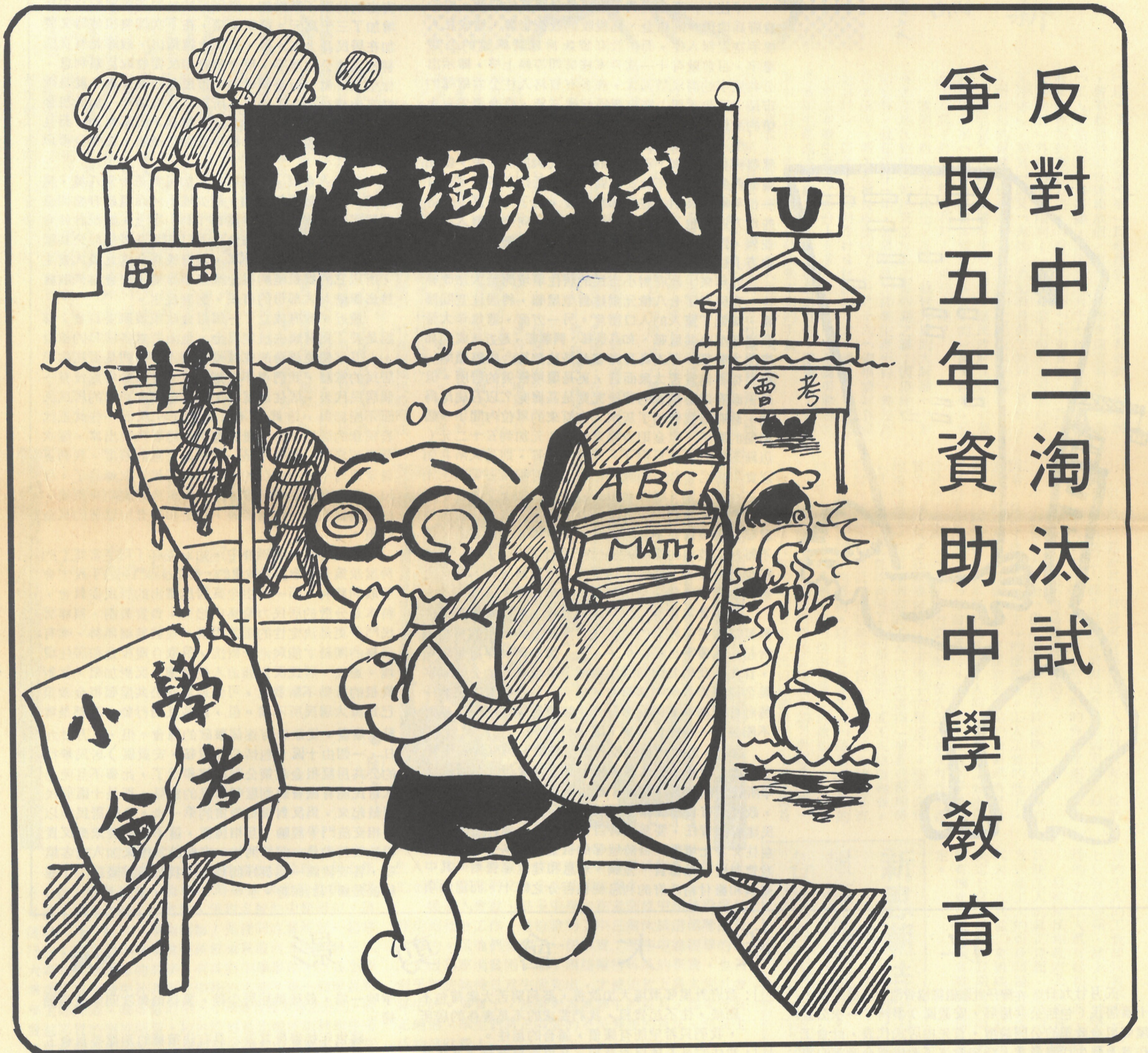
月刊

每份五角

時事評論

文學

電影



反對中三淘汰試  
爭取五年資助中學教育

爭取釋放楊曦光、李一哲

談電視台風雲

### 堅決反對房屋司署貴租政策

# 點睛篇

●在人多地少的香港，住始終是一個嚴重的問題。目前，港府直接負起了提供全港接近一半人口的住所的責任。但近年來，越來越多公共屋邨是勞苦人衆指責港府沒有盡責改善其居住環境和誠意提供廉租。從今期開始，本刊將增設社區專欄，專門報導及討論勞苦大眾的居住問題。希望各位讀者，尤其是住在公共樓宇的朋友，能踴躍來稿，提出你們的意見和感受，請不必拘泥文筆或寫作形式，只要是真實的。

●教育問題是香港青年人的切身問題，升中試取消了，但港府却推出什麼智能測驗和中三淘汰試，到底港府意欲何為呢？這兩個考試對青年人有什麼影響呢？請參閱林行哲君和周辛君的文章。  
●港府和老板們好像突然就七日連續有薪假期，為工人的福利問題而爭持起來，黃文君一文分析了箇中原因，並指出了問題的解決方法和七日假薪與工人利益的關係。

## 我們的看法——支持十區居民反貴租鬥爭

「住」一直是我們小市民最傷腦筋的問題，由於政府高地價、高租金、高稅收的政策影響，造成私人樓宇空置無人住，而由政府貸款房屋署興建的公共樓宇，目前就有十一萬戶家庭排期等候上樓，顯示出公共屋宇的需求量甚大，許多有資格入住公共屋邨的市民，不少「偏」在安置區起碼三年，直今還未有上樓的消息。

但，上了樓的居民是否就是神仙呢？居住於早期屋邨例如大坑東、石硤尾的七層大廈的居民，就知道他們的環境並不比安置區、木屋區好了多少。曾有一位英國議員到這些屋邨視察後，說了句名言：「這些地方連狗也不願住。」可能英國人向來將華人與狗並列，怪不得香港政府將許多人一家大細在這些「狗地方」住了多年。

近年來，政府對小市民的居住環境開始大加改善，一方面撥了七八億元重建舊型屋邨，將居住空間擴寬，減低了驚人的人口密度。另一方面，這幾年大量興建新型公共屋邨，如荔景邨、興華邨，最近落成的如屯門大興邨、青衣島長青邨都是比較符合國際標準，如果從香港貧苦大眾而言，更是環境優美的居所。但是，政府這番好意的背後究竟是甚麼呢？以石硤尾為例，政府替我們油了灰水，在單位的內間了一個簡陋的廁所，租金則由原來的十八元加到五十二元（以兩人位的單位為例）。其他新屋邨，則是人所共知以貴租出名。以屯門大興邨為例，月租由一百四十元至三百二十元。這區離市區遠，房租加上交通費不可謂不驚人。我們住安置區每月每人不過十元，而舊型屋邨租金最貴亦不超過百元。租金相差幾倍之多，怪不得許多被迫住貴屋的居民要歎句：「交了租，連奶粉也有錢買。」許多家庭更被迫放棄假日的閒暇，全家總動員穿珠子，做塑膠花來幫補家計。

房屋署常常說「一分錢一分貨」，成本增加，住觀屋當然要交較貴的租，又說現在公共屋宇的租金相對起私人樓宇已經很平了。但，讓我們揭穿這個騙局，首先，我們要強調居住廉價，環境良好的公共屋宇是全港勞苦大眾都應享有的權利，是政府對市民的一種社會福利事業，就像教育、醫療等服務一般。絕對不能視為一種投資事業，講求利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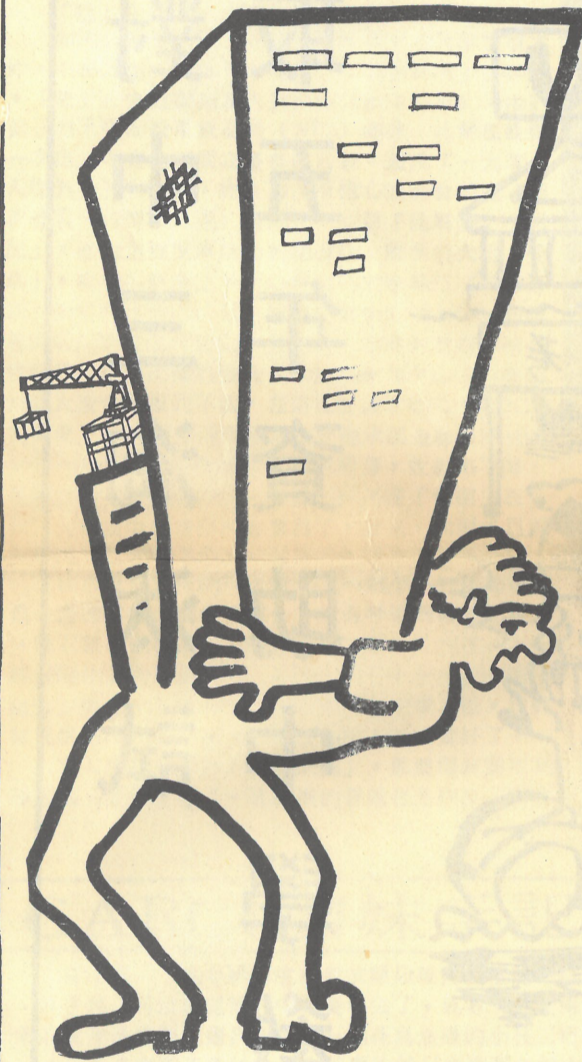
其次，讓我們替房屋署清帳簿，房屋署去年有三百萬元盈餘，雖然賺大錢，但房屋署却說連同前幾年所欠的尚欠五百萬元，藉此堅持貴租政策，本來，政府是有責任去填補所欠款項，但，港府推卸為市民建屋的責任，要房屋署自負盈虧，所以有赤字便要在住客身上填數，目前屋邨的租金，根本上是包括行政管理費、維修費、差餉、利息和建屋費用。其中差餉和繳付給政府的利息便佔百分之四十。而這兩項

支出的比重不斷增加，現年度的徵收差餉總額比去年增加了三千萬元。這筆款項，在下次調整租值時又要加在居民身上去。但，正如上述指出，政府是有責任替市民建公共屋宇，現今政府却反要收取巨額利息，做生意咁做。而差餉增加，市民都心裏有數，就是政府高地價政策一手造成。所以，政府兩年一加的租金政策是完全不合理，公共屋邨租金不但不應加，而且更應縮減徵收差餉比率和停止利息徵收，使租金得以減低。

有些人會說，房屋署每次加租都是十元八塊，濕濕碎碎，但，每兩年一加，積少成多。而且政府整個公共屋宇租金政策就是建築在「利」字上，據統計將會有一百八十萬人（則佔全港人口45%）居住於公共屋邨，十年後會佔人口60%，政府成為全港九最大業主，所以它的貴租值的租金政策不改變，便會越來越直接影響港九大部份的市民，影響民生。

最近，政府成立了一個租金政策策劃委員會；據說是要「更邏輯去決定租金，全面考慮各屋邨的租金。」但這個委員會的成員是甚麼人，他們是否能代表居民的意願，我們都不清楚，但，委員會內竟沒有一個居民代表，居住於屋邨，受租金調整影響的居民反而不能參與，這真是不合邏輯了，反而一些真正代表民意的居民大會，屢次邀請房屋署代表出席，屢次都沒有參加，完全不是一種聽取民意的態度。我們更難望這些坐在冷氣間的老爺們為居民爭取權益了。所以，我們應該要求，讓居民參與租金訂定的決策權，由居民自己選出代表參與，決定和審查房屋署的租金政策。

居民從過去的經驗中，知道港府「利字當頭」的房屋政策是不會自動放棄的，都要通過鬥爭的手段才會爭取到勝利。而一個由全區居民選出的居民委員會，將本是分散的居民力量集中起來，負責策劃，領導居民鬥爭更是決定性的重要因素。我們無權無勢，唯有自事的團結才能與港府對抗，爭取合理租金和居住環境。過去，居民反對強迫入住貴樓，反對加租，反對貴租的行動不斷發生，可知道港府公共屋邨租金政策已為廣大居民所不滿。但，這些反對行動一直都是零星地爆發，使政府有逐個擊破的機會。但，五月廿九日，一個由十區（包括公共屋邨、安置區）居民舉行的公共房屋租金政策公開論壇舉行了，此舉不但使港大市民能有機會聽到屋邨居民的意見，更是十區居民團結起來，為反對貴租政策的第一步。各區居民能以互相交流鬥爭經驗，互相照應，這不但對於未來反貴租政策行動是一個好開始，亦會給其他未加入的各屋邨，各安置區一個很好的經驗，我們應該緊記：「團結就是勝利的保證。」



## 反 貴 租 大 會 剪 影 大地

五月廿九日，在灣仔社區組織協會溫沙公爵大廈，十區居民（包括公共屋邨、安置區）舉辦了一次公共屋邨租金政策的公開論壇，首先由居民代表，社會工作者及學生代表發言，詳細論述了政府租金政策的實質，並以具體數字及資料指出貴租的不合理。在現場自由發言時間內，居民發言十分擁擠，以其親身體驗，對政府的措施作出不同程度的批判，一時妙語如珠，表示了屋邨居民的意願。

□：自從入住了荔景後，不但租貴了，生活費也顯著地增加了。別的不說，單是在荔景買罐頭都比別的地方多幾毫子，這些額外開支令我們百上加斤，政府根本沒有考慮我們的處境，我看香港政府最好還要三思而行，小心俾人炒佢魷魚。

□：政府名義上說屋邨租金每兩年加租一次，但事實上却常常巧立名目加租，以我住的那一區為例，搬進來不到十六個月已經加過兩次租，政府很聰明，將租金和差餉分開來加。加差餉事前又無通知，話加就加。

□：政府對屋邨環境大加改善，奈何窮苦大眾荷包不聽使，住不起貴租，我們要求的不是奢侈的居所，我們只希望能有廉價，適合的屋住。

□：我住的是石硤尾改裝屋，政府在屋旁種了D花草，話美化環境，但却無適當管理，搞到晚上蚊子直迫人咬。另一方面租金比原來的貴了八倍，重貴過白田邨，我哋向房屋署問原因，答覆却是：「改裝屋的裝修費比建屋費還貴。」噉可笑嘛藉口，難道官員大爺把居民當作阿斗嗎？

接着他提出三點要求：（一）居民有權參與房屋委員會（二）重建屋的租金要凍結（三）政府應認清事實，不要再作違反民意的事。

會場內，適逢幾位市議員，雖然打定主意祇聽不說。但他們既掛着「民衆喉舌」的招牌，居民倒要聽聽他們的意見，在主席一再邀請之下，終於登台亮相。

第一個發言的葉錫恩指出她雖為房屋委員會中的一員，但却不與其他四位委員一般見識。其他的人根本不懂，也不想懂得民意，每次委員會的會議上都是

爭吵一場，最後她屈居少數，累得她每次回家氣得頭痛。

錢世年接着發言表示具有決策權的房屋委員會五位委員，都是由政府所委任。而有民選議員的市政局却明文規定不得過問房屋問題，有一次他「不幸」地公開說了些批評意見，當晚便接到市政局主席沙利士來電，對他頗有微辭。

大會觀眾聽到多位議員的自白後，頓時大有被「搵笨」之感，其中一位住於大窩口的太太忍不住氣憤的表示：「我現在才知道原來D議員係咁無用嘅！」，她更強調如果政府再一意孤行，大窩口居民必會反抗。到時一切後果由政府負責。

有一位居民的發言，最能發人心省，他指出去年底同一性質的群眾大會，由籌備至大會舉行，均是由熱心社會工作人員所包辦，但相距不到大半年，居民已掌握了過去的經驗，自己籌辦自己的會議，可見居民的組織性有一大進步。

# 七日連續有薪

## 假期爭論

內幕  
●黃偉文



(一)「工人自由選擇權」為最佳藉口，認為香港廣大的市民，皆不歡迎強迫性連續放假，香港工業總會還宣稱擁有一項「工人意見調查」為根據，說百分之八十七的工人都反對政府年假政策的施行方法。(二)指這條法例「不切實際」，乃「東施效顰」外國的勞工福利；一面要「追上與其他國家的勞工待遇」，却另一面又「未真正負起改善勞工福利的責任」；所提出的僱傭條例只是增加資本家的生產成本負擔……

驟眼看來，這件事的確好像很奇怪，殖民政府竟然與中產階級資本家（無論外來資本還是本地資本的）衝突起來，而且還是為了訂立一些有利於工人的法例呢？

實則不然，至今為止，沒有一個有力量的大財團（小資本家當然反對的）站出來反對七日假期之議；因為他們心知肚明，就在去年一年，香港的勞工生產所得，總共四百多億元，將生產增長率提高了百分之十六（皆根據財政司的估計）；但是，今年用作社會建設的，才不過七十多億元，即去年總生產力之百分之十五多一點。給與受僱勞動者的工資和生產成本，總共至多不會超過二百億元，即是說，差不多有一百三十億元，是落在華資資本家的手裏。

以這樣的超額利潤，給予工人每年才七天的假期，實在游刃有餘，所以老闆們並不熱烈反對。正如電子廠主所反映的，中小資本家反對的是「連續七日假期」和「不得以款項代替年假」。

從中小工業資本家看來，新法案將會打擊到他們的利益（減低開工率、旺季的調整、暫時停業等），但從大產業資本家和財政資本家的利益看，這種政策實際上是打擊中小工廠的機會。

隨着國際市場的收縮，香港工業開始了從山寨式、家庭式工業到集中化和技術化（從而大型化）的過渡；在這樣的過程裏，需要減低工人的迅速流動性——像公積金、年獎和現在的年假，正是這種需要的反映。

香港的勞動力增長率已經迅速下降（根據政府七六年年報透露，從六一一六六年，十五歲至十九歲勞動力增長率是每年百分之二·一八，其後五年內降至百分之三，到七一七六年已降至百分之一·四），這無可避免地（即使沒有龐大的工人運動去爭取）使低薪工資不得不逐步提高；大資本以相對高薪和福利爭取勞動力，小廠成為大廠的輔導工場。但政府已介入這個過程裏，以其政策來加速小廠的瓦解。

另一方面，香港的社會存款的積累，可能使殖民政府在「大財團」的壓力下，而訂出七日假期的政策。自七三年「股票風暴」以來，銀行存款迅速地上升，這其中當然有很多是海外的遊資。但由於幾年來經濟的潛伏危機，失業的威脅等，使到工業投資和貸款都沒有隨着存款數量而大幅增加，反而私人家庭儲蓄存款卻不斷穩定上升。要阻止這種趨勢，除了銀行多次減低利率外（最近大中財團對這件事發生了紛爭，滙豐銀行首先片面宣佈降低利率），就是刺激私人消費；而放假是方法之一。

這些因素結合起來，構成了代表大財團財政資本底利益的殖民地政府，與中小產業資本底利益「衝突」。而且令中小資本家不滿的，是殖民地政府運用其「獨裁權力」，不去「獲取工業界廣泛的贊同」；他們開始知道，這種獨裁的殖民地統治在利害關係就會站在金融大財團一面，打擊他們。苦於無路可通，苦於他們沒有力量對抗，唯有在報章上登廣告反對。

他們深懂要尋求工人的支持（這是他們不敢反對七日假期之原因之一），所以聲聲說政府漠視工人之自由選擇權；又言之確鑿地說工人意見調查顯示大多數工人都反對七日假期的實行方法。

五月六日，香港政府憲報刊登了一九七七年僱傭條例第三號修訂法案，提出在明年開始，所有體力勞動工人和每月收入低於二千元的非體力勞動者，凡工作超過十二個月者，每年可以享有連續七日有薪假期（即七日大假）。該法例並且限定不得以款項來代這七日假期。

隨後，五月二十日，有三十五個主要是以美資為首的中型電子廠，自稱代表了全港電子工業，在報刊上登出全版廣告：「強烈反對有新年假實施的方式」，指出「電子工業完全贊同實施每年七日有薪假期之立法原意」，却「反對勞工處長漠視工人之自由選擇權，及其主張硬性規定給予僱員連續七日有薪假期」，又「反對以款項代替年假之規定」。

與此同時，中華廠商會（本港最大的資本家組織）亦於五月二十日召開了十九個工業團體的聯席會議。在會議席上，資本家代表們一方面反對目前正在修改中的遣散費條例（將遣散費計算日延長至十年）；另一方面集中於攻擊連續七日年假的計劃。他們的論點大致上與電子廠家一樣，不外

但他們有甚麼真憑實據來聲稱代表工人的意見呢？他們其實不也在剝削工人嗎？說政府漠視民意，這個完全正確；但說那些偶然與殖民政府在利益上有不和的資本家能代表全港市民的意願，難道不也是強姦民意嗎？

中小型資本家只談「自由選擇」而不談影響工人選擇的因素，暴露了他們底「民主」的虛偽性。工人工資的低下，迫使部份工人選擇以新代舊，來謀取多一點的積蓄或消費費用。中小型工廠的資本家們就是要工人同意目前的工資水平的前提下，作出所謂「自由選擇」。但目前的工資水平是否合理呢？是否符合同工的要求呢？廣大工人並沒有表示過贊成，他們只是在無權無勢、生活擔子的壓迫下，無可奈何地接受過來。而當法例容許工人「自由選擇」補薪或假期時，這些資本家還將利用工人的無組織性，或工人組織軟弱，以開除或進一步壓低工資等卑劣手段，來強迫工人放棄享有七日連續有薪假期的權利。以目前眾多工人「願意」加班的情況下，已經可以看到所謂「自由選擇」的欺騙性。

長久以來，香港的繁榮都是香港工人的辛勞成果，從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六年，香港的出口總值增長了六倍，但香

港的工人的工資却只有不到一倍的增長，因此工人有權享有七日有薪假期，減少七日的勞動而享有同樣的工資是非常合理的，在工人應有福利方面，這只會覺得是太少呢。

目前殖民地政府及其他資本家皆爭相代表民意，但唯一反映工人的真正意願，就是讓工人自己去決定，各行各業自方式是工人的切身問題，應讓工人自己去決定，各行各業自代表工人利益工會組織應負起這個責任，發動工人討論，並決定七日連續有薪假期的問題，而不應讓殖民地政府或資本家有機會以工人權益維護自居，不讓殖民地政府獨裁地決定。

# 爭取完整的五年中學教育



周平

五月初，九萬九千名小學生參加了最後一屆小學升中試，明年以後，他們的弟弟妹妹便要接受一個名為「學能測驗」的考試，爭取名校的中學學位。這個取代升中試的「學能測驗」是連同直屬校制一起并行的；將來的小學畢業生將根據其校內五六年級三次大考和學能測驗的成績，被派給中學學位，而各小學畢業生享有優先升入原校中學的方便。每一個家長和學生都知道，在香港的中、小學是有優劣等之分的。收費越昂貴的學校師資、校內設備是比較能訓練學生適應考試制度的。反之，那些分佈在各中下層家庭聚居的學校，校費雖然稍比貴族學府低廉，但競爭的條件都差了。因為有這種實際情況存在，每一個明眼人都看到，任何一個小學生，從開始就讀便差不多被註定了將來的命運：貴族學校的學生一般幾已是將來學能測驗所挑選出來的精英份子，低下家庭的子女，則將要被列為I.Q.次等的人被派往三年制的職業先修學校，決定了他們難有機會逃過中三淘汰試這一關。

初中三淘汰試的用意是將很多早在小學成績不佳的學生淘汰出來，將他們硬性推到社會上當工人。這個考試的唯一目的，是培育少數精英份子，造成社會上的特權層，而大部份的工人子弟，則不能受更高深的教育，而被迫在社會出賣廉價的勞力。這個淘汰試預計每年將會有六萬名的中學生被驅逐於校門外，這些人，如果不變成龐大的失業後備軍或資本家最低薪的僱員，那他們又有多少其他出路？

很多人會說，很多中學生在未完成中學階段便已經走到社會工作，這恰證明了中三淘汰試這個階段是實際的。但他們掩藏了一個事實：那些中途辮學的人，都因為家境貧困，除了無法維持高昂的學費，也甚至無法維持日常生活支出，才被迫放下書本到社會謀生的。事實上，政府對本港學生的福利，從來沒有正視過，學生們真正需要的不是攔腰的考試，而是生活的津貼費！

因此，港英政府要以中三淘汰試來腰斬中學教育，就是它不願改變奴化教育政策的結果。兩個相隔三年而富於競爭性的考試對一個十四、五歲在發育期間的青年人底遺害，是不會下於升中試的。

現時，港英政府口口聲聲香港生產力不斷提高，年年財政有盈餘，正指出了香港是具備全面普及中學教育，並朝向普及大學教育的物質條件。

目前，四十九個教育團體發表聯合聲明反對中三淘汰試及任何形式的中三甄別試，爭取五年資助中學教育，反映了廣大市民都體察到中三淘汰的毒害和奴化教育本質的不變。四十九個教育團體的聲明，和建立一個堅強的運動阻止中三淘汰試的實施，正好是向奴化教育制度挑戰的一個開始。

## 新思潮特刊 六月十日出版

### 報導九龍灣，石硤尾，大坑東 各區居民反貴租情況。歡迎索閱

港的工人的工資却只有不到一倍的增長，因此工人有權享有七日有薪假期，減少七日的勞動而享有同樣的工資是非常合理的，在工人應有福利方面，這只會覺得是太少呢。

目前殖民地政府及其他資本家皆爭相代表民意，但唯一反映工人的真正意願，就是讓工人自己去決定，各行各業自方式是工人的切身問題，應讓工人自己去決定，各行各業自代表工人利益工會組織應負起這個責任，發動工人討論，並決定七日連續有薪假期的問題，而不應讓殖民地政府或資本家有機會以工人權益維護自居，不讓殖民地政府獨裁地決定。

今年是升中試最後一年，對於十一、二歲的學童，我們的弟妹，看來這該是值得慶幸的，不幸現實並非如此，升中試之後，改頭換臉地來了一個小六「智能測驗」；此關未除，又加上一關，明年開始升上中學的同學，三年之後，又要參加一個「中三淘汰試」（初中會考）了。

換言之，由小學升上大學的七年期間，未來的中學生，至少要通過四個公開考試（智能測驗、中三淘汰試、中五會考和草擬中的中六統一考試）。在中三至中六四年內，要通過三個公開試。嗚呼哀哉！年青時代最寶貴的時光，竟要在這個吃人的教育制度之下，浪費在無盡的考試和測驗之中，學一些硬性規定的課程。當青年人還在摸索一條道路的時候，已經被命定投入一場又一場劇烈的競爭之中。但爲了什麼去競爭呢？

### 學校成為工廠

我們常常都聽到，讀書是培養學生的「德、智、體、群」四育；但在現實裏頭，我們所得到的教育，却與教育的理想越來越遠，統治階級——透過殖民政府——極力要控制着教育的發展，以符合它們的利益。

在五十年代初，中國第三次革命的結果，做成大量的人口流入香港，其中除了大量的廉價勞力之外，還有由上海逃來的資本家和其產業，隨後韓戰爆發，引起對中國的禁運，在此情況下，香港已不能以轉口貿易來維持經濟，發展工業是唯一的途徑。但由於政治上的不穩定和生產設備的落後，長期和現代化的投資極少，只生產低級的工業製成品。它只需大量的廉價勞動力，而不需要高文化水平的工業技術工人，所以，統治階級只發展小學教育。但到了七十年代，香港的勞動力生長率迅速下降，而其他落後地區（特別是台灣、南韓和東南亞一些國家），亦已經開發工業，而他們比香港有更廉價的勞工；加上近年來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市場入口方面的限制、原料的漲價），使到香港越難在低級工業方面競爭市場，這使到統治者要發展較高級、更需技術的工業，和將香港建立成一個金融中心。

要完成這種轉變，統治階級開始計劃發展中等教育和工業教育。當然，由於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的長期。經濟繁榮，使這種符合勞動群眾利益的六年免費小學教育和三年初中資助教育能够成爲可能。

一九七三年初，殖民政府委任了一個以大資本家胡百全爲主席的「教育委員會」。年底，該委員會發表了「對香港未來十年內中等教育擴展計劃報告書」，即所謂「教育綠皮書」。它建議把中等教育發展的重點放在工業和職業先修學校方面，即提出臭名昭彰的「三軌制」，保留升中試，以此在選拔百份之二十的小學升中學生入文法中學（即普通學校），百份之二十入工業中學，餘下的百份之六十入職業先修學校。

「綠皮書」並不試圖掩飾統治者的企圖，它說：「在這個科技時代，科學知識都應用到生產貨物上，才能在價錢上，品質上有競爭能力，及滿足世界市場的需要。衆所周知，一個國家的經濟及社會進步，尤其是在缺乏其它資源下，特別依靠人力資源，尤其關於生產力量的技術知識的水平……沒有一個適當訓練與適應性強的人力有效增長，香港是不能和世界市場競爭的。」

綠皮書發表後，立即就受到各方面的反對，「三軌制」企圖將青少年的才能扼殺，以符合資本家底利益，實在太露骨了。在壓力之下，殖民政府在七四年發表了「香港未來十年內的中等教育」白皮書，對中學教育計劃綠皮書做了很多重要的修改。它建議廢除升中試，到七九年時全部小學生都可得到三年初中的政府資助教育，而不再實行「三軌制」，初中有一致的課程。

然而，殖民政府改頭換臉並不放棄它要將青年的教育權利，從屬於資本家的利益。例如：白皮書提出初中課程中，要加上百份之二十五至三十的工業課程及實用知識；就讀於中四、中五的學生，將來可能只有一半能就讀於文法中學，另一半只能入工業中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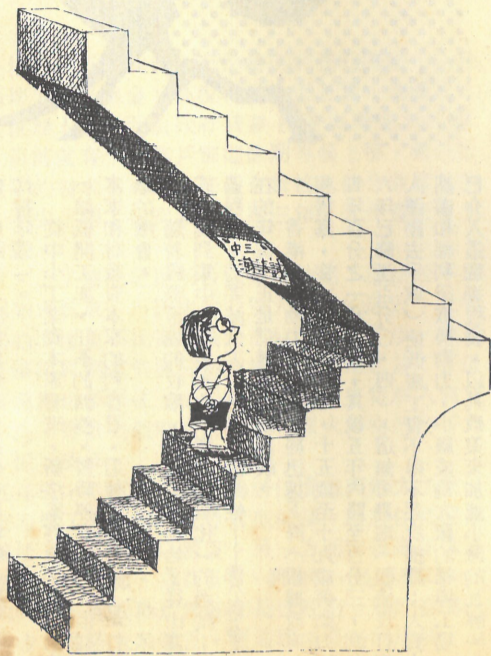
殖民地政府——作爲資本家統治階級的代表——以它的力量來推動資本家的計劃。它簡單地宣佈實施「中三淘汰試」，來選拔百份之四十適齡學生晉升資助高中。

這樣一來，依然今年投考小學會考的十萬名小學生全部升中計算，八一年首次實施中三淘汰試時，就至少有六萬名學生被淘汰出去，投入勞動市場。中三學生的年齡平均應爲十四至十五歲，剛好達到合法工作年齡，因此九年資助計劃也可以用以解決久被非議的童工問題。

# 反對中三淘汰試

## 五年資助中學教育是我們的權利

林行哲



讀書為考試，考試為資本家

長期以來，殖民地政府以它所代表的統治階級的利益爲依歸，對教育實行了「榨水榨力，分等分級」的政策。它極力逃避實施教育的全面普及化；在很長時期內，不肯對中學進行全面的資助，結果是做成教育機會的極度不平等。貧苦人家的子女，往往沒有機會完成中學；而就算有機會，也不得不省儉其它方面的開支，來支付高昂的學費，學校的質素也由於經費來源的巨大差距而優劣不等，下層人家的子女所得到的教育，往往不能讓青年人發揮他們的德、智、體、群四育。

統治者只需要一群很少數的秀異份子，他們的培養，就是透過一連串的考試關卡，以證明了他們競爭的合格能力，並在這個過程裏，成爲了一個踏在他人頭上的優越者。通不過這些關卡的，就儘早成爲「人下人」，成爲廉價的勞動力。

在這種名符其實的奴化教育之下，考試成爲統治階級的一項工具。就如浸會書院院長謝偉志會說過：「廢掉升中試而增加硬性的中學會考，是什麼邏輯？當局是鼓勵『讀書是爲了考試』的。」

### 龐大的反對力量

政府的「中三淘汰試」計劃，隨着白皮書的公佈開始，就受到社會人士的批評。幾年以來，香港的一些積極的教育工作者，都尋求反對的道路。（例如：七四年尾三十三個團體的「白皮書研究會」）。

由於七四一七五年的經濟衰退，白皮書延緩實行（從同期間警察實力的繼續上升，可見殖民政府重視建立一支警察——主要是具有極大鎮壓力量的機動部隊藍帽子——更多於發展中學教育）。反對「中三淘汰試」的活動亦減慢下來。到七六年經濟明顯地復甦後，才加速了初中買位計劃，並且決定從下學期開始，提供全體升中學生以資助學位，與此同時，在今年一月，政府成立了一個「研究選派初中結業學生升學委員會」，專責研究中三甄選升中四的資助學額問題，提出新的考試制。

看來一個「初中會考」（無論它最後以何種名稱）是勢在必行的了；教育界人士亦開始採取了初步的行動。

五月八日，有四十九個團體，召開了一個記者招待會，會上發表了一份聯合聲明。它說：「我們各個關注教育的團體，一致要求當局提供完整的五年中學資助教育，一致反對中三淘汰試或其它形式的甄選，腰斬中學制。」

聲明又指出：「在中學會考之外，又設立中三淘

汰試或其它形式的甄選，將使中學教育完全以考試爲中心，使德、智、體、群、美的均衡遭到破壞，妨礙學生身心健康發展……

「在中三進行甄選，實質上將迫使大量貧苦子弟輟學，擴大社會的不公平現象，導致嚴重的社會問題。」

聲明作出結論說：「完整的五年中學資助教育，是現代社會發展的需要，是下一代受到健全教育的需要，也是廣大學生應享的權利；而且以當局的財政能力，又是完全可以辦得到的。

簽署這份聲明的，主要是一些專業教育人員團體（例如：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育行動組、教育團體聯合秘書處等），專上學院和師範學院學生會和青年人的雜誌（例如「大姆指」週報、「學生時代」月刊等）。這種教育團體和學生團體的廣泛聯合，基本上反映了教育界學生界對中三淘汰試的反對。是自七四年三十三個團體對白皮書的聯合之後的一個進步。

在聲明發表前一天，即五月七日，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召開了一個座談會。會上，該會會長司徒華呼籲家長、教師和學生杯葛中三淘汰試。

「假如教師拒絕去改卷，學生拒絕參加考試，我看當局怎能將中三淘汰試硬加於公衆身上。」

私立英文校聯會副會長程明亦在同一個座談會上表示有可能杯葛中三試：「我們私校必須清楚指出，無論在何情況下，當局都無權強迫我們的學生參加中三淘汰試或其它形式的甄選試。」

### 政府的責任

四十九個團體要求實施五年資助中學教育，究竟行得通嗎？

這個問題，可以分兩方面回答。在經費方面，教育界人士曾經指出：根據教育白皮書的計劃，在一九八三年，政府將會比一九七九年的教育經費削減五千五百萬元。這筆款項，足以用來購買三萬個補助學位或七萬個資助學位，即可使中四、中五的資助學位由原定計劃之40%增至80%。

去年財政盈餘，最少也達十一億元，亦即只要這項盈餘之二十分之一，就能使全港絕大多數中學生，能够完成五年中學。以此可見，政府對全面高中資助學位，「非不能也，是不爲也」。何況，香港還有大量「儲備金」（至少有四十五億）呢！

事實是，全港目前約有三十五萬中學生，其中約70%（即二十多萬）在私校就讀。根據當局所說，在七九年（給予初中學生100%學位的一年）它打算向私校買位七萬七千多個初中學位。換言之，政府揚言在七九年時，將會在官立和補助學位內，提供約二十萬的中一至中三和九萬六千個高中學位。

政府既拒絕向私校購買更多學位，這個龐大的學額如何完成呢？到一九七八年之前，最少要有一百六十間中學建成，方能達到白皮書的要求，而根據政府規定，團體若想從政府處取得補助建校，需要支付五份一的建校費（約一百二十萬元）。在這短期內，那來那麼多願付一百二十萬元的教育團體呢？

因此，全面利用現存私校的學位，是唯一能將中學教育迅速普及化的過渡方法。但政府拒絕這樣做，反而以學位不足來提出中三淘汰試，腰斬中學教育，逃避承擔五年政府資助教育的藉口。

### 教育是我們的權利

「研究選派初中結業學生升學委員會」在今年七月就會發表一份報告書，提出選拔40%適齡學童升中四的辦法。估計到明年二月，殖民政府就會作出正式的決定。

教育界人士一再提出警告：根據過去經驗，殖民政府在強大的社會壓力下，可能會把「中三淘汰試」改頭換臉，化整爲零地進行（例如採取校內考試加校外調整考試結合方式），因此必須清楚地表明需要反對任何形式的中三甄選試，要爭取五年的資助教育。居住在本港的外國和英國的中學生，都可以得到免試的十一年政府資助教育；殖民地政府厚此薄彼，分等分級的政策，在此表露無遺。

中三淘汰試將會直接影響到中學生，教師和私校。到目前爲止，教師和私校都在一定程度上團結起來反對政府的不合理政策，而中學生也應該這樣

不要以爲它不會立即影響到目前中學生；問題所及的是教育制度的發展方向問題，他會影響到年青人和他們的弟妹是否能有一個較合理教育制度，從而能平衡地發展；最終來說，一個以一小撮人利益爲依歸的教育必影響到整個社會。

目前應爭取的是：五年資助教育是每一個中學生的權利。

爲此：反對中三淘汰試！反對任何形式的中三甄選！



# 從全面看爭取

## 「人權」

劉向東

編者按：「人權」近來成了一個非常熱門的話題。五月二十五日，華僑日報、萬人日報等報刊頭版刊登了整頁要求卡特為中國人民伸張「人權」的公開信。一位幾年前來港的知識青年投稿本刊提出了他對公開信的意見和感受。中國人權問題與我們身在香港的青年人有着非常密切的關係。本刊今期已刊登了一篇談論台灣政治的文章，希望大家能對中國人權提出更多的意見，互相討論。

在五月廿五日華僑日報頭版，刊登香港右派份子（國民黨駐港集團）一份向共產社會的宣誓書，那也是國民黨的一份滅亡書。所以在此告知大家，我們爭取人權就是要保衛國有財產，爭取工人階級在社會上的人權。而不是爭取人權就不分階級，難道資產階級剝削工人階級，我們也為他們爭取人權嗎？不，我們必須反對一切

帝國主義者及國民黨的腐敗政府。我認爲：爭取人權及保證人權是我們的切身問題。例如今年一月初捷克的人權運動以及東歐爭取人權的浪潮，正在風起雲湧，但是國民黨反動集團害怕本島（台灣島）人民起來爭取人權，統一國家的運動。在最近國民黨集團沒收（人間世）刊物，加壓罪名「內容不妥，違背反共國策」。請問一句：國民黨統治台灣卅年來，台灣人民是否得到了人權、自由、民主嗎？台灣人民在反動政府統治下只有一個現實，堅苦鬥爭團結起來，推翻國民黨政府，爲統一國家爲人類的發展作建設性的貢獻。

國民黨最害怕人民講共產社會，怕人民其他媽的財產，所以在香港六百多個反動集團也不例外，他們向卡達申訴，說甚麼「中國人民一直被迫在嚴酷的配給制度之下生活。生活必需品，要由統治者來決定。剝奪了人民經濟的應有權利。」

等等。都是國民黨反動派反對國有財產以及國有的分配。我認爲，台灣才是一個黑暗的社會，才是一個完全沒有人權的社會，才是一個極權奴役制的社會。是依靠美、日叫飯吃的乞丐。如果台灣反動政府不反共就沒有飯吃。如果不講反攻中國大陸那麼他們就沒有鎮壓台灣人民民主權利的藉口。說甚麼「任何協助中國大陸人民爭取人權的國家都是中國人民的敵人」。那就是國民黨打着爭取人權招牌聯合各國反動派反共產社會；那就是他們的朋友。如果任何國家同「中共政權進一步打交道的行爲都將受到中國人民的堅決反對」，我認爲這句話解答了他們聲聲人權的目的：就是唯恐中美建交，蔣政權更加風雨飄搖。國民黨政府一天一天壞下去，所以他們要作垂死掙扎，提倡所謂「人權」來去反攻倒算。我們大家必須提高警惕，密切注意世界各地爭取人權運動的大方向。

# 「自由中國」的政治迫害

陳瑩

三十一年來，在國民政府統治下的台灣，一直掛着唯一合法的中國政府和反共自由戰士的外衣，但隨着國際形勢的轉變和內部社會矛盾的深化，第一件外衣早已被剝下來；而第二件衣服也是千瘡百孔，披在身上實在丟人現眼。從陸續被揭發出來的資料和近期一連串事變顯示，居住在「自由中國」內的人民，從來沾不着半丁點民主自由。

正常的人，竟由於神經不健全而不能出庭。其他「調查」的手段包括疲勞審訊、通電、毆打，在一九七一年的一件案件中，更將汽油灌入犯人鼻孔裏，引起犯人身體發腫，手臂失去知覺，皮膚發炎，吐血，內出血等種種病狀。

好了，自白書終於完成，犯人便被正式提控，這時犯人可與律師接觸，但談話內容的錄音必需要呈堂，政治犯的判決大多數用軍事法庭秘密地進行，而新聞界事後發表一則由法庭預定的文告而已。例如在台灣大得入望的立法委員候選人顏明聖和他的主力助選人楊全海，分別被判以有期徒刑十二年，和無期徒刑後，中央社的通訊裏，除了一大段邏輯的罪名外，對顏、楊的報導祇有「分別自白供認不諱，與其他相關人員的供詞也吻合……」表示悔意，請求從輕量刑……事實是否如此，那祇有天知！

相對起調查期間的待遇，在獄中的犯人無疑是好過一點，著名的監獄有台北的景美、板橋和直兩地的生教所（囚禁對象主要是女性和年青的政治犯）和在台灣東南海面的綠島新生營。綠島所囚禁是長期或無期徒刑的重犯，島上居民祇有犯人和獄卒，是一個完全隔離的監獄。在五〇年代這地方是以虐待犯人而著名，後來由於引起國際的關注，不得稍作改善，這監獄是不准外界人士進入，所以對目前獄中情況一無所知。

不過，從其他監獄所流傳出來的資料顯示，獄中伙食尚算合理但缺乏蛋白質，非至病情惡化是得不到藥物和治療的提供，沒有將患結核病的犯人加以隔離。雖然犯人每星期可與家人見面一次，但在最初四個月是被剝奪了探視的權利，書信往來亦受嚴格控制。一部分的犯人所受待遇更差，例如長期隔離禁閉，不准閱讀和親友探視；有些更長期在潮濕的監房內。

服刑後獲釋的囚犯也並不是無條件釋放的必須要找一至



二個的保證人來擔保他將來的行爲，還要簽署一份聲明，表示效忠於憲法，而政治犯釋放程序又有別於一般的刑事犯，他們必須在獄中服滿刑期，少數幾宗獲釋的例子，被釋放者還要被剝奪去居住、職業、參與團體的民主權利。

國民黨統治台灣三十一年，祇實行過三次大赦，第一次在一九四九年，第二次則在一九七一年十月，赦罪者祇限於一般刑事犯。蔣介石死後，小蔣爲了表示一點民主的姿態，在七五年四月又作一次大赦，今次還破天荒釋放了一百三十名政治犯，但是這些「幸運兒」却受到諸般限制，首先他們面對的困難便是難得一份職業，個人行動又受著保安部的監視，被限制與外國朋友接觸。如果接觸過於頻密便會受到保安人員上門警告。但蔣經國的民主狀也作不得太久，新的再拘捕行動已再次開始。

台灣當局拒絕承認台灣有政治犯的存在，祇承認有被拘禁的「叛亂者」。無論如何，當局拒絕透露這些被捕的「叛亂者」的眞正數目。相對起五〇年代初期大量市民的「失踪」和六〇年代大舉捕人，近期拘捕的行動無疑是少了，據七五年台灣當局公佈有四百人由於政治原因被捕，但海外台灣人却估計有八千人被拘禁。台灣的政治犯大致可分爲四類：

(一) 嫌疑台灣份子：他們大都按被控以參與台灣獨立運動（此運動由海外的台籍人士所鼓吹）。大部份有關人等均是對台灣政治現狀不滿的知識份子和在野的反對派領袖，多是土生台籍人士，而且有許多和海外台獨份子沒有聯繫。台灣當局拘捕行動祇是想向外界證明「顛覆份子」的存在，特別是用來作爲阻嚇反對派言論的手段。

(二) 嫌疑共產主義者：第一批的被捕者，是在國共內戰時被捕，在四九年國民黨退守台灣時被逮走，他們在台灣沒有

親友，對於他們現況外界亦一無所知，相信有許多已死於獄中，據一消息來源顯示目前這類囚犯約有一千人。

第二批的「親共份子」是鼓吹國共和平統一，由於國民黨一直以來的反共宣傳，持有這思想的祇是一小撮人。從已知的個案顯示，這批人在五〇年代初期被捕，相信在日本時期與台灣共產黨有接觸，台共黨成立於一九二三年，現已不存在。

近期的一批「親共份子」是在六八年至七〇年間被捕，包括許多著名的報界人士，甚至行政人員，罪名是「爲中共作偵探」。其中一個的罪名更包括「由一九三五年起作爲共產黨員，在二次大戰期內將政府秘密交給共黨和企圖在台灣進行顛覆活動」。這些罪名是建基於被捕者自白書內的自供，但被捕者稍後宣稱自白書是被迫簽署。

(三) 政府成員，大部份是官僚內層派系鬥爭的失敗者，包括政府官員和保安部人員。其中一次派系鬥爭發生於一九六七年，震幅在台灣盟邦調查局內，有不少調查局官員被判死刑。調查局本隸屬於中央政府，但現在將一部份職責範圍向警備司令部負責，調查局權力的轉移，相信是鬥爭的關鍵。

四) 少數山地民族，對於這些政治犯的資料很少，其中一件已知的個案發生於一九六九年，有一群人按被控以參加一個所謂「山地青年團」，這組織計劃替少數山地民族爭取權利對抗中央政府。

國民黨對異己者的鎮壓、拘捕行動，在國外已引起普遍反響，尤其是留美的台灣青年的覺醒，不少敢於走上街頭（爲了返台後安全起見，大多蒙面上陣），抗議政府迫害和尋求釋放政治犯。一些國際正義團體亦基於人道立場挺身干涉，無疑，要求釋放台灣政治犯的行動，是需要廣大正義人士（特別是海內外的中國人）密切關注和積極支持的。

# 爭取釋放楊曦光、李一哲

## 臨時行動委員會呼籲書

早在毛澤東去世，「四人幫」被粉碎，中共中央新政權班子通過現代傳播技術、衛星電視傳播，在全國八億人全世界三十幾億人面前亮了相，天安門城樓莊嚴雄偉，紅旗招展，天安門前數百萬羣衆手持標語，歡聲雷動的時候，一家外國人的通訊社便感概係之說：大概中國人已經習慣於向他們的新領導人發出歡呼了。

這位外國記者何其胆大而近視，他的感概必將落空。因為事實上中國國內八億人民、海外幾千萬中國人正屏氣斂息，把眼睛盯得牢牢的，看這輛經過替換的馬車，在長期的顛仆、疲困、動亂、陰暗的路途後，把中國——八億人口的中國帶到那一條路上。也就在那個屏氣斂息的時候，人們就已經開始議論並且互相提醒：李一哲以及李一哲為代表的「中國人正義良心」的命運正值得每一個人密切關心。

是的！李一哲的命運不僅是對中共新政權的考驗！更是对中國八億人民和海外幾千萬中國人的考驗！

經過五個多月，今天，從廣州方面的消息證實——

李一哲被捕了！打成「反革命」，投進了勞改營！

被李一哲大字報稱為「社會封建法西斯主義」的國家機器，在「林彪體系」、「四人幫」體系等等垮台之後，更其發揮作用，首先就把林彪體系的死敵、「四人幫」的死敵——不屈的李一哲吞噬！

事情是這樣明白，毫不含糊！

難道因為李一哲大字報掀起了帷幕的一角，讓人們看到了文化大革命收場時大屠殺的情景？但那是每一個中國人都親歷而永不忘記的，除非把每一個中國人都投入監獄！

難道因為李一哲大字報要求「民主與法制」，給人民喘息的時間，給人民做守法公民的機會，給人民講話的權利，這就觸怒了所有形式主義「體系」的官僚統治者們？這是明白不過的！然而他們又何必侈言什麼「天下大治」呢？更不用拉扯什麼「社會主義」了！

還是因為李一哲大字報流露出了對當前中共社會深刻危機的關切，對國家命運的深重憂慮，對人民生存條件的體察眷顧，憂國憂民，慷慨激昂，反照出統治者自己無仁無義、無胆色、無氣量、無山河人民之感，而老羞成怒了呢？

還是因為李一哲敢於講出人民大家敢想而不

敢講的一部份話，在人民節節退讓，退無可退，忍無可忍的時候，呼嘯而出，發出反獄的絕叫，雖然是最基本的人的呼喊，却成爲人民的良心，使權威者寢寐難眠，不除不快呢？

全中國又有多少李一哲這樣的「不畏虎」的年輕人、「餘生者」因爲以上使統治者官僚們不愉快的理由而被投進了監獄、勞改營？昨天、今天、明天，這個工作從來沒有停止過！奇怪！中國很「平靜」，天下很平靜，香港、海外一律很平靜，彷彿世界已經把他們忘掉了！

十年前，一個十七歲的中學生，完全因爲他對革命理想的熱忱，寫了一篇「中國往何處去？」的大字報，以思想入罪，被判十年徒刑。那時是一九六八年。後來，他被人們「忘却」了。整整十年過去了！他的刑期滿了，該出獄了吧？但人們已經把他忘得一乾二淨了！這位中學生名叫楊曦光，今年二十八歲了。他還在人間嗎？

「每個人對自己的被統治的方式應該負責！」生活在海外的中國同胞們，難道我們沒有責任嗎？

一部憲法寫得分明：「公民有言論、通信、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罷工的自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章第二十八條）。難道因爲毛澤東先生們的無法無天，而我們經過現實教訓，深知所謂憲法者不過寫在紙上的東西，就這樣口甜舌苦，在沉默中把中國人民自由生存的權利放棄？誰也不敢發一聲喊，以一腔血寫出憲法上的字樣？李一哲們這樣做了，我們却只能袖手旁觀，讓虎口把他們吞噬？

這不是我們可以逃避不答的！這不是不可爲的事。這是我們良心的逼迫！

我們呼吁：香港和海外的中國同胞，不論你的政治立場、宗教信仰、所屬階級、男女老少，用你自己認爲適當的方式表達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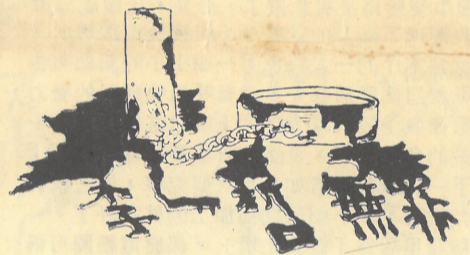
- 對李一哲命運的密切關注；
- 對楊曦光釋放日期的密切關注；
- 對「四·五」天安門事件被捕者命運的密切關注；
- 對歷次政治運動被捕者下落的密切關注！

我們呼吁：全世界的正義人士，不論你們的國籍、膚色、政治立場、宗教信仰、男女老少，用你們認爲適當的方式表達你們——

- 對中國政治犯問題的密切關注；
- 對中共侵犯人權事件的密切關注！

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 密切關注的命運！ 密李一哲



### 李正天、楊曦光簡介

楊曦光，李正天分別是湖南道縣人，廣東省無錫縣和廣州造反派派系的活躍份子。當一九六八年紅衛兵運動受到鎮壓，楊曦光和李正天亦難逃厄運。一九六八年一月，楊曦光發表著名的「中國往何處去」，同月省無錫被打成反革命組織，楊曦光被捕，判處了十年監禁，直到現在音訊全無。「中國往何處去」早在七十年代初便流傳到海外，成爲我們瞭解紅衛兵運動的重要文獻之一。它指出中國已出現了一個壓迫人民的紅色資產階級，它號召進行革命，建立中華人民社，以實現社會主義。

李正天在一九六八年八月在武漢被廣州警司拘捕，囚禁了四年之久。在一九七四年，這位經歷了四年黑獄生活和折磨的餘生者，與其他關心國事的青年人，藉着批林批孔運動，與其他兩位同志，以李哲的名義發表了多篇討論中國民主問題，批評官僚統治的大字報，其中「關於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一文被流傳到海外，成爲轟動一時的李一哲大字報。李正天由於這些大字報的發表而再次被拘禁。現時，一說李正天已被正式打成反革命，另說李正天沒有被定罪，却被無限期地囚禁在石人樟煤礦「接受工人的再教育」。李一哲大字報「中國往何處去」更具體地刻劃出中國官僚們壟斷政治權力，化公爲私，血腥鎮壓群衆鬥爭的醜惡，它稱之爲封建法西斯主義，並號召實施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以建設真正的社會主義。

## 社會主義國家櫥窗



自從中國外交「大右躍」以來，除了名聞中外的「乒乓外交」和「中國熱」外，中國方面亦有意識和有計劃地陸續開放了一些樣板地方和遊覽勝地，以應付和接待絡繹不絕的各類代表團和參觀者。這除了是傳統和禮貌上的安排之外，極大程度是想通過這些特意安排的參觀訪問，謀求

通過一些經過人工營造和誇大的事例和典型，將中國最完美的光明一面展示於參觀者之前，以獲得他們的良好印象和評價，以收中國方面預期達致的目的。

就中國方面而言，這些樣板區和旅遊區的建立和維持，不單止能解決接待上的問題，而且將會在國際方面起着宣傳和統戰的功能。因此中國方面將這些工作看成是重點工作來處理，不惜人力、物力、財力去加以支持。（大寨就是其中一個典型之一）隨之而來的是高級賓館、飯店、遊覽專區、翻譯、導遊人員、交通工具、友誼商店的殷切需求，特定的參觀訪問單位、車間、人物和發言，都是這項重點工作的不可或缺的組成部份。這一切幾乎在中國國內構成了一個獨立的企業和運轉。樣板區和遊覽區的設立，不單止能夠滿足一些對中國抱有困惑和好奇心的訪問參觀者，而且會在國際層面上構成一個有效的宣傳網，在這方面的例子實在是數不勝數的。外國人對事物的研究，最重科學和客觀精神，更加重視親身體驗的方法。當這一批批曾經訪問過中國的（嚴

格來說，應該是訪問過樣板區的）學者、商人、議員大官、國際友人回國之後，他們都會因而成爲不同程度的「中國問題」專家或者是權威之類的人物。不少事後到外演說，出回憶錄，搞座談會等等活動，在他們周圍造成了一個個的宣傳點，由於數量上的累積，更會由點而成面，由面而成網了。由於這些宣傳是由第三者自願和義務進行的，而且那是一些親身體驗和觀察的結果，因而造成了公正、客觀和合乎科學的可靠印象。

在經過刻意安排下的參觀訪問中，參觀者所能看到的、聽到的，都是些千篇一律的東西，得到的都是些「標準答案」（MODEL ANSWER），因而在宣傳方面能夠達致「衆口一詞」的局面，經過了量的累積和連續影響，在特定的條件和情況下，就會形成一般政治的壓力，與中國的某些政策起着呼應的作用（如現時由於「中美建交」問題在美國引起的反應便是一例）。因此，這種樣板式的參觀和訪問，語其說是宣傳鼓動的「統戰」工作，不如說是中國在政治方面的一項有利可圖的投資了。

新思潮月刊舉辦

### 演講會

九龍紅磡庇利街九號八樓

#### 反英抗暴鬥爭十週年紀念研討會

#### 中三淘汰試 與香港教育制度探討

從總結六七年鬥爭展望工運前途

六月二十六日（星期日）下午二時半

七月十七日（星期日）下午二時半

歡迎參加



一開始，主角便說明本身的苦悶，因晚上睡不着所以才去做夜更的士司機，這表明着現代人在經過了一天工作之後，也不能安心睡覺的苦況，當精神上失去了付托之後，便會每天像行屍走肉似的生活着，機械性的做着每一件事，甚至看電影，也是看一類型的，一切都似乎已走進了一個固定的範疇裏！

雖然他一再強調金錢對他的無用，但他仍不惜用任何方法（如不論載任何人到何地去，這是其他司機所不為的），去賺取更多的金錢，而當他的車子在街上行走時，他所看見的只是一堆堆的廢物，一團團污濁的空氣，起初他不以為意，只將這情形在同行間閒談着，或對那議員申訴一下，希望他當選後能有所改善（這便是他支持他競選的理由之一，另一理由因為那女主角），但漸漸地，他察覺到事情已到了一個不能等待的地步。當他有心地想去拯救那個難妓，但她因受着那些流氓圓滑手段所矇蔽而拒絕他的請求，他意識到，如果一天不除去這些劣根時，好人

遠不能被拯救的，所以毅然地用去了積蓄，換回了大批軍械來武裝自己，將自己由一個衛生投訴者進升為一個執行清洗的人，最後，當他再不甘願做一個平凡的人，明白了「人死留名，雁過留聲」的道理時，不惜用他自己的武器進行謀殺議員來企圖令人注意，他選擇那議員為目標，純是新聞價值而已。因他甚至連他的政綱也不明白，但當他失敗後，他只能轉移目標的向那些皮條客埋手，終於他能達到預料中的目的，他頓時得到各方面的讚揚，而更出色地，法律並沒有因他殺了人而對他提出起訴，暗示着社會對這種以暴易暴的許可，而他還是繼續做他的司機（雖然他並不喜歡這工作，他會因此問過一個老行者，但他得到的只是叫他繼續下去，因沒有機會給他們選擇。）吧了！

最後一提，片中曾三番四次的指出黑人的罪惡問題，還藉着議員口中說出這不是容易解決的，這顯示出「黑人問題始終是這個號稱平等、自由民主國家的一個重大憂患。

很久沒有看過一套電影像「電視台風雲」般過癮，就像在大球場內與上萬觀眾一同大叫「他媽的」般痛快。號叫本身並無意義。但却反映出「苦悶」的真實。被生存競爭和生產輪輻帶所扭曲和壓抑着的社會份子，每每是需要通過一些極端的，強烈的手段宣洩出來。

「電」片就是一堆極端的組合。如果以衡量一般「說故事式電影」的尺度來看本片，不難得出「說服力不够」，「情節牽強」的評語。「電」片描述新聞報告員比爾（彼得芬治），由於號召力下降而被電視當局（NBS）開除，比爾在最後一次出鏡中宣佈將要在螢幕前自殺。還說了一大堆「人生無意義」的話，對久為人所擔心的社會問題（通貨膨脹、加價、失業）痛罵了一大頓「他媽的」「狗屁」。誰知這種反傳統的新聞報告，觀眾竟大為「受落」。收視率急激上升。心機伶巧的姬絲汀（菲丹娜惠）索性將比爾打扮為廿世紀的憤怒先知，把一向作風拘緊的新聞節目變為七彩繽紛、娛樂性豐富的綜合性節目。然而比爾對金融資本的評擊却引起了電視台的最大後台老板的不滿，在這位肚滿腸肥的大資本家的驅使下，比爾變得溫和，由於他承認金融資本統率一切，人性沒落的理論不為大眾所喜，收視率下降，比爾的號召力日漸消失，這個人的存在「價值」在NBS大員眼中便變得沒有意義了，於是，比爾成為第一個因「收視率下降」的受害者，慘死於電視機前。極端就是本片的一大特色，一個小小的新聞報告員，透過電視這個傳播媒介，竟有呼風喚雨般的魔力，號召觀眾像瘋子般大喊大叫，上書白宮抗議。而一班衣冠楚楚的名流大亨，竟然煞有戒事地商談如何「除去」屬下一名職員，諸如此類狀似荒謬，但，我們如其說是非真實，倒不如稱之為加工的真實好了。

有人稱荷里活為「做夢工場」，那麼電視圈可稱得上為小型夢工場了。電視機的普遍化是科技文明的

## 電視台風雲與電視



何梵

一大躍進，它取代了有聲無畫的收音機，也沒有電影的侷限性，而成為真正「大眾」的傳播媒介，「電」片中強調該新聞節目擁有六千萬觀眾，則約佔美國人口六分之一，以香港為例，無視電視最受歡迎的節目擁有觀眾高達一百八十萬人，佔全港觀眾七成，可見電視是如何深入民間。

一方面，電視具有廣泛的影響力，能將一個訊息，一個觀念在最短時期內傳播至每一角落。另一方面，在資本主義社會裏，電視作為推售商品的媒介，在講求收視率以招徠廣告的前提下，它要更大程度地適應觀眾需要，必需更敏銳地「反映」出觀眾所關注的「現實」。姬絲汀無疑是個很好的商品販子，她能把握到美目人的心理狀態，抓着比爾這個「典型」將其作商

品般拋售出去。

她毫不關心比爾鬼嘍的背後隱藏着些什麼意義，她祇知道這一聲嘍叫具有代表性，會吸引觀眾，從而招來廣告，就如如不管什麼政治，純粹以生意人的立場把地下游擊隊的活動變成娛樂節目一般。她嗅到了在窒息的社會裏存在的一股煞氣，這股煞氣正透過搶劫、掠殺各種孔道宣洩出來。人們需要發洩——於是她的責任，是把這些孔道更加大眾化，娛樂性地表現出來，把比爾變成「即沖即有的上帝」，（這句話很能代表商業社會的心態）乘機大刮一筆。

比爾能由落魄的藝人一躍成為巨星，就是他反映出「美國世紀」未落後的一代心態。戰後的盛世已一去不返，繼之而來是越戰，美元貶價，紐約市破產，通貨膨脹，失業人數增加，犯罪率激升，這一連串的「現實」，像暴風雨前的密雲般籠罩在美國上空。人們感到它的壓力但却束手無策。最後，導演以富於戲劇性的悶雷聲劃破了悶寂，比爾以時代的代言人的姿態喊出：「他媽的，我不能再忍受下去。」當然，上面的情節祇是「做戲咁做」，但，雖然經過戲劇性的加工却不能抹殺它的真實性，我們回顧一下「驅魔人」在美國所引起哄動，「大白鯊」、「冲天大火災」等災難片之大行其道。這些現象都不是偶然。對於眼前生活的缺乏信心，對於科技發展，對於人類未來的恐懼，對於宗教（傳統）的動搖。從電影現象的趨向，可反映出美國人缺乏安全感，在現實問題前無能而引起的焦慮，憤懣的典型都市人心理。

很多人都將以上的現象歸咎於美國人衝動的民族性使然，但，套用比爾在片中的一句話：「由於美國是先進國家，所以它更能感染，更能尖銳地反映出來。」（大意），同樣地，反顧香港，隨着治安日壞，警察無能，一些懲惡除奸的個別英雄「CID」、「大家姐」使得以螢幕上應運而生。當茶鹽米醋，衣食住行日漸成為市民關心的話題時，我們可以見到電視節目也日漸趨於「小市民化」了。

## GARCON妹手記

在法國，一般中國學生能够依賴以維持生活的工作，幾乎都只可以在這裏的中國餐館去了，或者，能畫兩筆的朋友就轉到些傢俱店去塗一點花鳥魚蟲的小技吧，由於那是需要工票的，沒有工票的就只有跑到餐館去當GARCON（侍應生）洗碗工人之類了，就因為工作範圍如此窄，而需要生活而工作的學生朋友又那麼多，變成供過於求，老板們就更不在乎了，於是呢，人工少，時間長極盡剝削之能事的老板更大不乏人了，而往往更為這方面剝削之「最」的老板呢就是中國老板，尤其是從香港來的，據他們說是叫做熟悉中國人的克勞耐勞特性，所以呢必然要人盡其材，例如我就是其中被「錯愛」的一個了，名義上做侍應，實質上打雜，清潔，收銀呀連廁所都理埋而人工只有一份的好例子。還不要有半點為難之色，甚至表現身手敏捷，否則等著你份工的人大有其後，如果失去一份工作呢，在這個外國人的社會裏，作為一個異地學生生活困難是叫天不應的，那又要等着看那一個餐館老板不高興炒其工人就魚時才可以獲得工作的空缺而補上了，為此，就不得不打醒廿四個精神去應付老板、客人還有大廚師傅臉了。

而從餐桌廚房來去之間，確實看到一些法國人，一些異地的中國人（或者甚麼地方的人吧）生活的側面，在工作學習疲倦之餘就把一些片段記下，也讓你們知道這裏好些工人學和一點點法國社會素描吧。

×月×日

（上工的第一晚。）一踏入餐館，老板打頭第一句就說：「唏，為甚麼你穿牛仔褲T恤，雖然見工時沒有說要穿制服，然而你至少要穿得像樣一點呀」我說這樣

有不妥嗎，「當然不妥了，就算不用穿旗袍也得穿東方一點，好使外國人知道我們中國文化。」……嘩，好一句「中國文化」我的媽呀，於是平日連裙子也不穿的我就披了一身紅的綠的回去，在餐樓之間「東方」一番了，真滑稽得救命！就是為了這份工作吧，在老板之下你不要有甚麼原則了，老板的原則就是你們的原則囉。

×月×日

有時在老板的監視下工作就必要顯得像樣一點（否則你明啦）。今晚比較冷清，是星期三的關係吧，（一般法國人多只會在假期時才上館子的，平日還是在家的好。）冷清清之餘，突然走來三位客人，都是非洲人，於是我就一馬上招呼着，在老板臉前重複着他平時的狗臉馬屁股地為客人拉椅啦，除外衣之類了，好希望使他看到自己平日的模樣。但我失望了，老板是無動於中的，嘿。在客人進食之餘，忽然老板把我拉到一角問，「為甚麼做那麼多工夫在這些黑鬼身上呢？他們多只是吃廉價例餐罷了，去廚房幫忙加醬油吧，這裏用不着兩個GARCON招呼三個黑鬼了。」想不到在法國人優越眼睛下的黃種人還會對另外一些有色種人歧視着，多麼可憐呢。事實這裏因外國移民眾多的關係，有着太多不同國籍、種族的人生活在這塊不大不少的巴黎花都中，而種族歧視就明顯地存在着，最可恥的竟是膚色較為淺一點的就可以去歧視膚色較深一點的人，把平日受膚色更淺一點的人歧視都發洩下去，而法國人呢，當然「白雪雪」地高高在上了，這的確是不難見到的現象呢。

最近老板的遠房親戚的甚麼遠房親戚之類的一個

## 大妹

同鄉從越南來了巴黎，希望可以得到一差半職，於是我這個平日做又多說話又多要求又多的GARCON兼職，就被其取而代之了，最大的原因就是那個人為了生活，願意有食無功，老板還不樂得一個關照同鄉的順水人情嗎，於是就加上一個藉口，諸如工作不力呀，學生該多點時間溫習呀……辭就辭吧，幹嗎總要好狡一番呢，不願意再看到他嘮嘮叨叨，只有搶先說不幹了，嘿，之後才曉得中計了，原來這樣他可以省回補水工錢，媽的吸血鬼。

×月×日

掉了工作已經多天了，生活總要繼續的，新工作還沒有頭緒之前（還不是餐館之路吧，又有什麼新的選擇呢）也乘著這幾天復活假期之便，跟同學們跑上蒙馬特區濫于充數街頭藝術家一番，向那些濶氣的巴黎遊人畫像去，目的只有一個，討點錢。以為總比當GARCON好點吧，至少用不着狗臉嬉皮地周旋於客人之間。想不到第一天第一單生意剛完成就被那些平日懶洋洋的警伯拉上警署了，當然倒霉的不只我一個咯，同往警署途中警車內坐着的就一大群說着自己方言的外籍青年，有些是在地下鐵賣唱的歌者和奏樂的，有些是在遊客區販賣紀念品的黑人，而我們幾個東方人就是蒙馬特衆多畫像討錢倒運被循例拉的幾個，盡管各人咕嘮著各人的言語，而我們的所謂罪名就只有一個，「無執照的損壞城市美觀的販賣者」，滑稽透了，但儘管如此，那些警爺們對於我們這些只想尋點生活費的外籍人是精力充沛大公無私就如替天行道般，可謂嚴肅了。